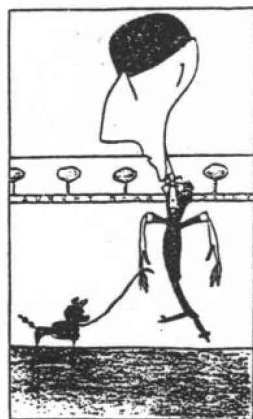


比亚兹莱

插图艺术





比亚兹莱 插图艺术

漓江出版社

比亚兹莱插图艺术

金立德 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frac{1}{3}$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407-0274-5/J·38

00540

奥勃莱·比亚兹莱这个名字标
志着英国文化史上的一整段时期。

——（英）西蒙·威尔逊

英国插图艺术家比亚兹莱

美术史学家很难将风靡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黑白插图装饰画家比亚兹莱列入哪一个流派行列，一般说他的绘画代表了这个世界末的颓风。他的作品既不象同时代人的任何作品，也不重复前一代人的风格。而比亚兹莱的名字代表了英国文化历史中的整个一段时期。比亚兹莱被看作一个在该时代英国人中占支配地位的艺术家的形象，同时他又影响欧洲大陆：奥地利、俄罗斯，尤其是德意志，如年轻的毕加索曾模仿过比亚兹莱的作品。

他不用雄浑凝重的油画色，也不挤入任何重大的流派集团。他的工具仅限于钢笔和黑墨水，偶尔加些水彩作画。他树立了自己持久的艺

术特色，一种异乎寻常的独特结合。这种特色一方面表现在借助于黑白之间的巧妙变化透出其非凡的严谨的功力；另一方面表现在光怪离奇的奇特想象，意趣接近东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代，都使审美学者为之折服。他在短短的五年艺术生涯中，他用自己的黑白插图画把一个次要的美术分支提高到了最高的水平，成为当时一代艺术家的佼佼者，他在美术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一页。

他的出色的插图《阿瑟王之死》、《莎乐美》、《萨沃依》引人注目。不管他在画什么，甚至打算画什么，就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插图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是最有趣最有吸引力的美术作品之一。

比亚兹莱主要是一个书籍插图和海报装饰画家，为他所作封面设计或者是插图的书籍倍加生色。尤其是他为王尔德的剧本《莎乐美》所作的全部插图，读者欣赏这些插图的兴趣，似乎比读王尔德的剧本的兴趣更浓些。

比亚兹莱是一位富于想象的画家。不论在任何场合，他都力求得到有关装饰艺术的立意。他受过一年的严谨学院式的训练，但却不善于对景作画、照实写景，画人体也不用模特儿。他几乎一开始就从被人们称之为真实事物的束缚下挣脱出来。他把自己看到的東西，看成几何形。分介事物，改造空间，用片片块块和蜘蛛网似的线条引伸出和实际不可能同时并存的东西，形成大构图。在新颖的结构中仍保持着匀称感。他的作品，并不根植在寻常的形象中，而在与自己相异的、想象中的奇特世界里寻求与自己观念一致的鲜明的形象。当时曾有报界评论道：“他画的女人，既不是天上的，也不是地下的，也不象海中的。”

在《莎乐美》插图中，可以看到一种近乎怪诞而奇特的组合。“黑罗德的眼睛”这幅插图，是《莎乐美》插图中最富装饰味和充

满着戏剧性的效果。莎乐美形象的下半部分缩小成三根曲线，黑罗德只剩下一个头，还用王尔德的漫画肖像来顶替，其余全部虚掉了。在《阿瑟王见了勾命鬼》（图20）这幅插图里，比亚兹莱笔下的阿瑟王与文学上阿瑟王的通常形象相去甚远，他用一种怪异的细节扩散填满了整个画面，在画的左边湖岸上以装饰性的手法画了男性生殖器的外形。《吉尼维尔皇后当了修女》（图48）用大块黑色来造成神秘凶险的效果。吉尼维尔皇后的形象与阿瑟王一样和过去通常见到的形象大相径庭，她的头巾构成一个乌鸦嘴似的轮廓，显得极不象修女的模样：带着黑圈的眼睛、性感的嘴和堕落的表情。这幅画与他的很多作品同样是对神明的亵渎。《阿瑟王之死》十三节标题画（图24）两个女子头发的离奇形式，使整个画面造成一种抽象的格局。具象性与抽象性的形象结合，是比亚兹莱的着意创造。他的作品中的幽默、简炼和全新的空间感与华丽的装饰花纹结合在一起，使许多同时代人震惊。有人评论他的作品古怪、晦涩难懂；有的人则被他的艺术魅力迷住了，认为对他的斥责是没有了解他的缘故。他的画是带刺的。

虽然比亚兹莱的艺术魅力来自异乎寻常，但他不作外形上的模仿，不作繁琐细节的描写和屈从科学人体解剖的刻画或屈从自然实体的趣味，而表现自己心目中的观念。正如他在《妙言警句》集里写着的：“我有一个目的——怪诞，如果不怪诞，我就什么也不是了。”

二

奥勃莱·比亚兹莱1872年生于布赖顿，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不幸的，刚离母体就先天不足，到了学走路时虚弱又与他结伴。儿童时代的他甚至要拄着木棒上扶梯。不幸的还有他的金银匠父亲，囊中空空，生

活十分窘迫。

这种不幸给比亚兹莱的儿童时代带来了孤独感，他在孤独中竭力地寻找欢乐。他博览群书，不管什么书都读，诗歌、小说、历史，也读海盗和战争的故事。书本给了他唯一的教育机会，展开了他想象力的翅膀。他从书本中，间接的体察了社会。他从小就有音乐的天资，渴望未来能干文学或艺术工作。在初级学校里他已经能讲解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他却不知道数学上的九九表。

九岁时充满着孩子雅气的比亚兹莱就开始发挥他的想象力，涂着颜色画出奇形怪状的各种人物，画寺院，画做礼拜，画他看到的或想象到的一切。到了十一岁，他凭自己的绘画才能可赚到几个英镑。在菜单上画白描人物或是晚餐会上的卡片。他乐于为学校举办的演出设计节目单，设计演出服装和人物造型。他的人物造型具有漫画的神采和风趣。

1888年，他刚过十七岁，别人给他找到一个工作，成了伦敦一家事务所的办事员。办事员的工作对他来说十分乏味。他却热衷于写剧本，热衷于绘画。当时他画了一幅自嘲式的自画像《一个诗人的残骸》，画面上他坐在一把高高的办公椅上，伏在帐簿中，背后放满了书和帐册。这幅画记录了他在伦敦时的生活，也打破了自画像的通常格局。他的这幅自画像没有画出脸部，而是自身的背影。他觉得自己成功的唯一机会在于艺术，一有空就到美术馆里浏览。他如饥似渴的追求知识，扩大视野、补充养分。他渴望在文学上或艺术上成长。然而，次年他病倒了，大量咯血，这是孩童时代以来最厉害的一次。当他觉得身体稍好一些的时候，即再挥笔作画，几乎将自己读过的书籍都作画，其中有都德·巴尔扎克的小说插图，还有《茶花女》、《包法利夫人》等插图。

比亚兹莱终生难忘的是伦敦的当代著名画家伯恩·琼斯(英国画家、

设计家)给他的学艺生涯的鼓舞和熏陶。比亚兹莱的艺术风格,有着伯恩·琼斯艺术风格的融合。有一次比亚兹莱来到伯恩·琼斯面前,打开自己带来的画,这位欧洲大师看了这些作品,开口道:“这些画充满了思想、诗意和想象力,大自然给了你成为一个伟大画家所必需的一切素质。我很少或者说完全没有劝说过别人作为职业而从事艺术,只有你是例外。”伯恩·琼斯还为比亚兹莱推荐一所美术学校,他在那里正式接受了每天二个小时的学习。这是他曾接受的唯一正式训练。

此间他也常去惠斯勒设计的一个名叫“孔雀厅”的日本餐厅。在这个充满艺术趣味的餐厅里,日本的浮世绘深深地吸引住他,甚至连带有日本影响的室内布置和家具也感到兴趣。他尔后深入研究惠斯勒的装饰艺术和日本浮世绘融合一体的表现手法。在当时和日后,他不仅受伯恩·琼斯的艺术风格的影响,同时还接受惠斯勒“孔雀厅”的设计艺术的影响。然而这是为了吸收,而不是被吸收。他在一本杂志上发表的《哈姆雷特追忆父亲的亡魂》插图已体现出来。这位刚满二十岁的艺术家,得到了伯恩·琼斯的鼓励,他不停地作画,作品数量与质量的进展使人感到吃惊。不过他仍坐在事务所里高高的椅子上,画幅增加了,帐册上的差错也随之增多了。

三

出版商为新版本《阿瑟王之死》物色一位具有中世纪风格的插图画家,又不想象对待伯恩·琼斯那样支付很多的稿酬,而又要具有伯恩·琼斯的艺术风格。比亚兹莱被选中了,他兴奋地承担了这份委托。这标志着他作为职业画家的开始,他的名字也从此更受公众的注意。他绘制的系列插图是成熟和成功的。他运用浮世绘惯用的二元性和相称均衡的手

法与中世纪风格相结合在一起，表现他的幽默感和奇特的幻想。大量采用头发般的纤细线条与黑块的奇妙构成来表现事物的印象，他自己称之为“全新的手法”。

比亚兹莱一生中承担的第二部大作品是为王尔德剧本《莎乐美》插图。莎乐美是文艺创作上屡见的有吸引力的时髦题材，莫洛画过油画、克林格尔做过雕刻，音乐家理查斯特劳写了歌剧，克里木特画出了装饰画。莎乐美这位女英雄，竟被他颠倒画成一个残忍、放荡的女人了。比亚兹莱笔下的莎乐美，一开始就有一种魔鬼般的“罪恶的芳香”。1893年该书出版，他的插图引起一场可怕的轰动，何况这个剧本本身就是件丑事。当时王尔德试图上演此剧本遭到宫廷大臣的禁止。《泰晤士报》形容这些插图“古怪、荒唐、大部分晦涩难懂。就可能理解程度来说，则是令人厌恶”。然而，在一片非难声中，也持有赞美之声的。这些作品和《阿瑟王之死》一样，是比亚兹莱艺术上的精髓。论其插图，与其说是根据故事画出，不如说是根据故事表现出的气氛和印象画成的。其中有几幅很美的插图但和内容毫无关联。如《腹部舞》（图66），他夸张地画了莎乐美的肚脐。他嘲笑九十年代流行服装，在《黑披肩》（图67）里画了一个身穿带裙边的宽大裙子和穿着带许多角的上衣的柳条腰身女贵族。他戏弄了王尔德，借画中人物丑化王尔德。在《胖女人》中他画了女人脸的王尔德。除了期待图文相符的读者之外，谁也不会因此而不快。比亚兹莱的《莎乐美》插图，使文字与插图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王尔德担心，自己的作品变成比亚兹莱插图的“插图”。

此时，比亚兹莱对广告画也发生了兴趣。他设计了书籍广告，也为剧团演出设计了十分大胆的广告画，使他的才能在这个领域里得到发挥，成功地吸引了观众。

四

为《莎乐美》插图的同时，比亚兹莱与美国作家哈兰德两人想创办一份杂志，比亚兹莱担任美术编辑。他们的目的正如比亚兹莱所说，是自由地出版他们自己的作品。这本杂志取名《黄皮书》。杂志出版后，成了伦敦文学界中心话题，再度出现《莎乐美》式的那种轰动。刊在杂志上的两幅画《情感的教育》和《伯特里克坎贝尔夫人》，遭到强烈反对。有家报纸在评论中说：“刊载在创刊号上的画，是英国的粗逛和法国的轻佻的结合”。尽管如此，《黄皮书》问世后，十分畅销。不到一周印了第二版，还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于是又重印了第三版。

比亚兹莱在第一卷封面中，画的是一幅戴着眼罩的女子像，这是一个堕落的性感型妇女形象。这种女子以前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分明是一个浪漫化的娼妓。鲁迅曾称赞比亚兹莱是位讽刺画家。他对贵族上层社会的嘲笑，常把绅士画成小丑，而贵妇人貌似稳重端庄。随着风格奇异的《黄皮书》在社会上发行，比亚兹莱处在短暂而辉煌的艺术生涯的顶峰。但不幸也随之而来，伦敦美术界和文化界由于王尔德被指控搞同性恋被捕而震动，并累及比亚兹莱。尽管他们并无融洽的友谊，可是他们在公众面前的印象由《莎乐美》联系起来，他遭到诽谤，并在《黄皮书》里抽掉了所有他的插图。再加身体不时闹病，他陷入了困境。

五

1896年冬，比亚兹莱很快找到《萨沃依》的美术编辑工作。比起《黄皮书》来，那是一本才华横溢、趣味盎然的刊物。他几乎失落了的名声在《萨沃依》得以恢复，并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但在美术方面

是天才，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天份。他将自己的小说《在山脚下》，配以自己的插图刊载在《萨沃依》上。《在山脚下》是依据维纳斯和唐豪瑟的传奇故事写成的，可惜的是由于他早夭而未终卷，但完成部分是一段精美的具有十九世纪末期特征的文字。文学上留下的精华，给了他渴望已久的、在文学创作上的地位。文学本来是比亚兹莱产生艺术兴趣的巨大力量来源，为培养自己的灵感，他常借助其它艺术，文学作品比实际的人生更加哺育他的想象力。他自己承认，唯一不断影响他的绘画的是文学。

在《萨沃依》上的封面、扉页、插图作品中，人们特别赞赏的也许是《盗发》一画，惠斯勒也曾为之赞叹。《盗发》这题材给他有机会发挥十八世纪的人为典雅的僵硬和威严中结合进浪漫色彩的特异技能。有家杂志评论他的画写道：“他的画是给予人们喜悦和赞叹的无穷源泉，从未超出过美术的界限，大胆地接近奇异的边缘。”他掌握住魔术般的技法，把最令人不愉快的丑恶的东西，变成奇怪的难以接近的而又具有魅力的美。

比亚兹莱作画是十分认真的。他首先用铅笔画出一个大致的模样，于是，画面上满是铅笔线、橡皮和小刀留下的痕迹。随后他再在杂乱的纸面上用黑墨水勾线，也用黑点形成灰色层次，去表现他想象中的形式概念。他的每一幅画都在一张纸上构思、描绘和完成。

1896年初，比亚兹莱的健康状况更差，生命将开始走向尽头。在别人看来，他几乎没有恢复的希望了。可是也在这一年，他狂热地不断作画，作出了插图画中最后的杰作。如《阿里巴巴四十大盗》、《女子的和平》。同时，还把自己过去的一批作品编成一个集子，这就是《五十幅黑白装饰画集》。

到了1897年，他的肺结核病完全没有治愈的希望了。对他来说，这

也许是最后的一年。他右手失去了知觉，仍以惊人的毅力进行纯粹是线条的新尝试，其中较有名的是《贵妇女与猿》。三月，他进行了忏悔，正式成了一个天主教徒。以前他对天主教是持怀疑态度的。入教后，无疑给他一种巨大的感情影响，希望在自己选择的信仰中得到安慰。一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心情和继续作画的欲望在他身上汇合起来。他知道自己 的烛光燃到了尽头。在他临死前十天，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以一切神圣的名义，毁掉一切猥亵的画吧。”

就在这一年，结核病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的灿烂艺术光辉，已超出了生命的尺度。年仅二十五岁七个月的他，被埋葬在濒海的墓地中，许许多多的人参加了他的庄严的葬礼。

一位年轻而又有探索的画家，在短暂的生涯中，把自己的命运与自己的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继而又匆匆地携着自己的才华离开了人世间。

六

早在三十年代，我国读者已开始看到比亚兹莱的诗和画。首先是由郁达夫介绍的。1929年鲁迅编印的《艺苑朝花》选辑了十二幅比亚兹莱的作品。1981年辽宁出版社增订再版有102幅的《比亚兹莱装饰画》。他的插图艺术为我国许多美术工作者所熟悉和有益的借鉴。

他的插图的单纯化及高度概括，使新一代画家相当钦佩。视觉为他提供了许多明显细节，而他的视觉经验把它们全部简单化。并不是说细节在他的作品中不重要，但他常常省略掉一切多余的细节，排除一切无益于绘画本质的东西。

当时，人们曾怀疑年轻的艺术家们是否有必要花过多的时光逗留在

学院里？而这对比亚兹莱来说，他改变了绘画的传统形式，他迷恋东方的多点透视和线条，自由自在地掌握画笔来表现他的替代现实的幻想。九十年代寻求抽象的年轻画家们，惊奇地发现比亚兹莱的创作形式具有正确和清新的特质，是一个没有流派的“流派”。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展出了比亚兹莱的作品。在新艺术派这一特定领域的一批美术家中，他获得许多信奉者，诸如现代画家康定斯基、毕加索、蒙克、克勒和马蒂斯。除了影响这些大艺术家外，还吸引了大批不知名的模仿者和伪造者。他画中的服装款式为社会赞美和广为流传，成为伦敦时髦女子迷恋的时装。更有趣的是，比亚兹莱画风一直影响到生活乃至文学各个方面，并影响此后的俄国芭蕾舞艺术，其魅力可以想见尔。

英国画家、评论家弗赖依曾预言：比亚兹莱将作为“恶魔主义”代表而出名。比亚兹莱曾说过：“在一个时代现实主义的东西，在以后的时代将成为一种装饰艺术。”正如他自己预料的那样，他的艺术给后世的影响，与其说是恶魔主义的东西，不如说是装饰性的东西。但有一点连他自己也没预料到，即其后影响到“美学气候”，出现了比亚兹莱热。由于他偏离了传统成规，追求装饰风，带来了一个自己时代的潮流。

在比亚兹莱的作品中，存在着“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主义倾向。虽然他的富于独创性的装饰艺术表现手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然而他的作品中那种唯美的、渗透着自身心理上的病态的、形态不健康的不足之处也应该认识到。正如鲁迅指出的“他的作品达到纯粹的美”，是基于“他爱美而美的堕落才困制他”的缘故。尽管如此，“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家，比亚菲莱是无匹的。”

编者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 1 齐格菲 (《画室》插图)
- 2 《波恩·莫斯》插图
- 3 《波恩·莫斯》插图
- 4 海尔·玛丽 (铅笔素描)
- 5 《德罗勒提克斯历险记》卷首插图
- 6 弗朗西丝克·蒂·莉米妮 (但丁诗插图)
- 7 死了的耶特达玛让
- 8 哈姆莱特 (《诗人杂志》插图)
- 9 玛丽·麦格达冷的祈祷
- 10 书签
- 11 弗雷德·布朗教授
- 12 桑德罗·波提切利
- 13 自画像
- 14 《马农》中的一个场面
- 15 《乔索集》插图
- 16 《阿瑟王之死》封面设计
- 17 《阿瑟王之死》扉页插图
- 18 《阿瑟王之死》卷首插图
- 19 桑利尔的收获 (《阿瑟王之死》插图)
- 20 阿瑟王见了勾命鬼
(《阿瑟王之死》插图)
- 21 梅林允诺供养小阿瑟
(《阿瑟王之死》插图)
- 22 湖女神给阿瑟王讲述阿瑟王魔剑
(《阿瑟王之死》插图)
- 23 《阿瑟王之死》插图
- 24 《阿瑟王之死》插图
- 25 《阿瑟王之死》插图
- 26 《阿瑟王之死》插图
- 27 阿瑟王和奇怪的披风
(《阿瑟王之死》插图)
- 28 四仙女发现睡梦中的劳斯洛特
(《阿瑟王之死》插图)
- 29 劳斯洛特阁下和海洛伊丝女巫
(《阿瑟王之死》插图)
- 30 比尔·依索德护理特里斯特拉姆阁下
(《阿瑟王之死》插图)
- 31 特里斯特拉姆饮爱情之酒
(《阿瑟王之死》插图)
- 32 比尔·依索德在快乐之园
(《阿瑟王之死》插图)
- 33 比尔·依索德给特里斯特拉姆写信
(《阿瑟王之死》插图)
- 34 玛克王发现特里斯特拉姆
(《阿瑟王之死》插图)
- 35 莫更·勒菲给特里斯特拉姆一面盾牌
(《阿瑟王之死》插图)
- 36 贝弟维尔把阿瑟王之剑扔进水中
(《阿瑟王之死》插图)
- 37 《阿瑟王之死》插图
- 38 《阿瑟王之死》插图
- 39 《阿瑟王之死》插图
- 40 《阿瑟王之死》插图
- 41 《阿瑟王之死》插图
- 42 《阿瑟王之死》插图
- 43 玛克王和第纳旦听到了为比尔·依索德而

- 烦恼、悲痛的帕洛米兹的哭声
(《阿瑟王之死》插图)
- 44 少女伊莱德是这样结识劳斯洛特阁下的
(《阿瑟王之死》插图)
- 45 投女人所好的魔鬼将会引诱波斯阁下
(《阿瑟王之死》插图)
- 46 《阿瑟王之死》插图
- 47 吉尼维尔皇后骑马去采五月花
(《阿瑟王之死》插图)
- 48 吉尼维尔皇后当了修女(《阿瑟王之死》插图)
- 49 请柬设计
- 50 封面设计
- 51 封面设计
- 52 葡萄酒的陷阱(《卢西安的真实历史》插图)
- 53 谋划(《卢西安的真实历史》插图)
- 54 广告设计
- 55 魔鬼阿索木尔给新教徒施妖法
(《妖术》插图)
- 56 藏书印记设计
- 57 犹大之吻(《蓓尔美尔》杂志插图)
- 58 《莎乐美》封面设计
- 59 《莎乐美》扉页
- 60 《莎乐美》目录栏目设计
- 61 月亮里的女人(《莎乐美》插图)
- 62 孔雀裙(《莎乐美》插图)
- 63 约翰和莎乐美(《莎乐美》插图)
- 64 莎乐美梳妆(《莎乐美》插图)
- 65 进入赫罗比亚茨(《莎乐美》插图)
- 66 腹部舞(《莎乐美》插图)
- 67 黑披肩(《莎乐美》插图)
- 68 《萨沃依》第一期封面
- 69 《萨沃依》简介
- 70 《萨沃依》第一期扉页
- 71 三位音乐家(《萨沃依》第一期插图)
- 72 海伦梳妆(《萨沃依》第一期插图)
- 73 《萨沃依》第二期扉页
- 74 梳理头发(《萨沃依》第三期插图)
- 75 《萨沃依》第五期封面设计
- 76 丑角之死(《萨沃依》第六期插图)
- 77 祝福你, 再见(《萨沃依》第七期插图)
- 78 特里斯坦和艾索德的再现
(《萨沃依》第八期插图)
- 79 伊特在阿卡狄亚的自我
(《萨沃依》第八期插图)
- 80 弗洛希尔德(《萨沃依》第八期插图)
- 81 《萨沃依》插图
- 82 《萨沃依》卷一封面设计
- 83 《萨沃依》卷二插图
- 84 《萨沃依》卷三封面设计
- 85 《利马的圣玫瑰升天》插图
- 86 阿尔勃利切(《达斯·莱因戈尔德》插图)
- 87 《达斯·莱因戈尔德》卷首插图
- 88 伊尔达(《达斯·莱因戈尔德》插图)
- 89 夜曲
- 90 《黄皮书》广告设计
- 91 《黄皮书》简介封面设计

- 92 《黄皮书》第一卷封面设计
- 93 活动木偶的喜剧芭蕾之一(《黄皮书》第一卷)
- 94 活动木偶的喜剧芭蕾之二(《黄皮书》第二卷)
- 95 《黄皮书》第二卷扉页插图
- 96 辛德瑞拉的鞋子(《黄皮书》第二卷)
- 97 《黄皮书》第三卷封面设计
- 98 《黄皮书》第三卷扉页插图
- 99 休息(自画像《黄皮书》第三卷)
- 100 戈尔德夫人的护卫们(《黄皮书》第三卷)
- 101 《卡明尼亚斯夫人》插图(《黄皮书》第三卷)
- 102 《神秘的蔷薇园》插图(《黄皮书》第四卷)
- 103 《浓咖啡》插图(《黄皮书》第五卷)
- 104 情感的教育
- 105 等待
- 106 咖啡馆里的女人
- 107 《肖邦梦幻曲集》卷首插图
- 108 《肖邦第三叙事曲》插图
- 109 里杰夫人半身像
- 110 请柬设计
- 111 爱情的镜子
- 112 黑猫(为伊戈·艾伦著作画的插图)
- 113 理妆(《洛克之劫》插图)
- 114 《洛克之劫》插图
- 115 求爱男女间的斗争(《洛克之劫》插图)
- 116 梦(《洛克之劫》插图)
- 117 站在两个特米诺神中间的维纳斯
- 118 唐蒙瑟回到维纳斯堡
- 119 秋天(月历设计图)
- 120 《伊索尔特》插图(《画室》月刊)
- 121 目录册封面
- 122 《厄尔·拉文德》卷首插图
- 123 玛赛琳娜
- 124 坐在公园里吹口哨者的漫画像
- 125 《丑角》封底设计
- 126 里西斯却特对着雅典女人们高谈阔论
(《里西斯却特》插图)
- 127 两位悲痛的雅典女人(《里西斯却特》插图)
- 128 里西斯却特
- 129 《杜巴利夫人的生平和时代》封面设计
- 130 耍猴的贵妇人
- 131 《星之屋》封面设计
- 132 《珍本书目索引》封面设计
- 133 《弥纽特的小丑》卷首插图
- 134 《米努特的皮埃罗》卷末插图
- 135 《米努特的皮埃罗》卷末插图
- 136 阿里巴巴(《四十大盗》封面设计)
- 137 阿里巴巴在树林中(《四十大盗》插图)
- 138 拿玫瑰的女人
- 139 《沃尔朋》卷首插图
- 140 大写的S(《沃尔朋》插图)
- 141 大写的V(《沃尔朋》插图)
- 142 大写的V(《沃尔朋》插图)
- 143 大写的M(《沃尔朋》插图)
- 144 《五十幅黑白装饰画》封面设计
- 145 猩红色的田园曲
- 146 在母亲床边的孩子

- 147 名妓梳妆
148 悔恨
149 米萨琳娜
150 被情人抛弃的小丑
151 孔雀和升起的太阳
152 好奇的修女
153 潘神和森林仙女
154 时装杂志封面设计
155 正在梳头的贵妇人
156 奥斯卡·王尔德
157 戴假面具的女芭蕾舞演员
158 孪生姐妹
159 自画像
160 浴后
161 穿玫瑰花图案裙子的夫人
162 吹口哨者
163 吹口哨者
164 贵妇人和香粉扑
165 剧场广告设计
166 有衬架的裙子
167 摆弄自己长发的裸妇
168 贝琳达的梳妆
169 色情狂驮着一个女人
170 最后一扑
171 做梦的人
172 模特儿
173 封面设计
174 固执
175 东方舞蹈家
176 剧场广告设计
177 伴随着潘神笛声的舞蹈
178 我的女主人
179 夫人和鸽子
180 黑色化装衣
181 苍老和青春
182 伪装者
183 女人的美
184 自画像
185 色情狂为贵妇人理发
186 吹泡泡
187 封面设计
188 教堂窗花设计
189 贵妇人像
190 在地雨海岸
191 插图习作
192 扉页设计（维纳斯）
193 《三个音乐家》插图
194 运水果的人
195 广告设计
196 《木偶》尾页设计
197 广告
198 《朱凡那第六部讽刺作品》卷首插图
199 《那一天他会回来的》诗插图
200 《维吉尔巫师》卷首插图
201 沃尔特·克瑞（《仙乡皇后》木刻插图）
202 德·阿尔伯特寻找伊蒂尔斯